

“2024上海写作计划”受邀作家漫谈城市与写作

从咖啡馆窗户望出去,他们看到这座城市的宁静、多元和活力

本报记者 张滢莹

国庆假期过后,上海秋意渐浓,路边飘飞起斑斓的黄叶,街头巷尾荡漾着馥郁桂香。作为2024上海写作计划的受邀作家,来自巴西、芬兰、土耳其、越南、奥地利、日本、保加利亚的七位作家已经在上海生活了一个多月。他们身居闹市,走街串巷,打开心扉感受周遭的一切,也用自己的脚步丈量着属于上海的点点滴滴。从作家的视角出发,他们如何看待这座城市?如何看待旅行与故乡?如何看待文学、写作与生活?带着这些问题,我们邀请作家们展开了一场漫谈。

热衷于 Citywalk 的作家们,在上海收获了什么?

记者:各位作家的上海之行已过半。如果用同一个词来形容上海,你会选择哪个词?

福阿特·塞维马伊(土耳其作家,以下简称福阿特):让我用两个词吧。我会说“庞大而美丽”,因为这座城市虽然庞大,但却在让人感觉无边无际的同时,创造了一种平衡。我观察到了许多对比:摩天大楼与古镇老巷、奢华与简朴等等,它们都在某种程度上达到了平衡。我猜想,出色的城市规划对这种完美的交融和平衡有很大影响。

绵矢莉莎(日本作家):上海就像东京的双胞胎一样。使用“双胞胎”这个词是因为这两个城市有着许多相似之处。当然,东京并没有上海的标志性建筑,例如东方明珠塔和豫园,也没有黄浦江这样的大河流,因此在东京看不到外滩这一令人心醉神迷的美景。但是住在上海的期间,我偶尔会有“这里是东京吗?”的既视感。比如,某次从嘉定回宾馆时,我透过车窗看到高速公路的景色与我从千叶返回东京时看到的景色非常相似。此外,便捷的城市、形形色色的人群都异曲同工。我曾在北京居住过,但北京给我的感觉就与东京完全不同。通过这次上海之行,我目睹了中国城市的多样性,这让我受益匪浅。

阮刻银微(越南作家):经典。由于上海有许多附加和超越于实际存在事物的历史内涵,虽然这些部分可能已经在城市里难觅踪迹,却化作了精神层面的存在。在这里,我经常受到小说和电影的启迪,与这里古老的文化产生共鸣。即便我们无法触及它们,却依然能够感受到那份厚重的内蕴。

彼得·西蒙·艾特曼(奥地利作家,以下简称彼得):我会用“变化”这个词来形容。距离我2017年第一次来上海已经过去了这么多年,如果我把那时的上海和现在的上海做比较,那就是某些国际化的特质更沉潜了,这座城市整体上变得更安静了。

佐尔尼萨·加尔科娃(保加利亚作家,以下简称佐尔尼萨):“未知”。因为我需要用一生的时间去充分了解这座多元化的城市。我只是在驻留的时间里浅显地探索了它的表面,如果有时间的话,我想我必须安排在这里住至少一年。

埃米利奥·弗拉亚(巴西作家,以下简称埃米利奥):“探索”。这座城市里充满了前人在此留下的渴望、幻想和忧郁。这些词汇与我产生共鸣——而现在这也成为我自己的探索。未来之城的摩天大楼、古代留存至今的庙宇、石库门、苏联风格的建筑、20世纪初融合多国风格的装饰艺



七位外国作家在上海市作协大厅合影。左起为上海市作协党组书记、专职副主席马文运,奥地利作家彼得·西蒙·艾特曼,巴西作家埃米利奥·弗拉亚,越南作家阮刻银微,日本作家绵矢莉莎,保加利亚作家佐尔尼萨·加尔科娃,芬兰作家艾米·依达兰塔,土耳其作家福阿特·塞维马伊

主办方供图

术建筑……这一切的组合让上海这座城市市里的所有东西变得奇异、模糊、错位(而又美丽)。

记者:在这段时间里,你最喜欢做的事情或者最常进行的活动是什么?

绵矢莉莎:我非常喜欢南京东路和外滩。国庆之夜,我和日本的朋友们去了外滩的一家舞蹈俱乐部,然后沿着南京东路悠闲地散步。最初我担心国庆假期外滩会人潮拥挤,但事实上,人们井然有序地移动,营造出了一既安全又和谐的环境。我沉醉于外滩那迷人的夜景之中,同时享受着南京东路宽阔街道上的宁静散步。我爱这座城市的氛围,尤其是外滩,古典韵味与现代气息在这里和谐共存。

彼得:我是个漫步者。我喜欢在城市里四处走走。上海对于漫步者来说是个完美的城市。

阮刻银微:在咖啡馆写作。这是无论我在哪个城市都会做的事情,但当然,不同的空间会带来不同的灵感。

埃米利奥:漫步城市。尤其是在虹口,沿着苏州河漫步(这是我的新朋友劳拉·徐给我的建议);漫步在不同风格的建筑群中;以及在玉佛寺餐厅与僧侣共进午餐。比利时艺术家弗朗西斯·埃利斯说:“散步,尤其是漫无目的地散步——尤其是当我们考虑到我们这个时代的速度文化时——是一种抵抗的形式。”我想说,这也是发现和创造故事的好方法。因为我们在沉浸于自己思绪的同时,也对周围发生的事情保持警惕。

艾米·依达兰塔(芬兰作家,以下简称艾米):白天我会写作和阅读,但晚上我会去不同的公园散步。我特别喜欢观察人们(我喜欢看他们跳舞!),我也经常去静安雕塑公园和苏州河畔梦清园,和那里的众多猫咪打招呼。

佐尔尼萨:我还是喜欢漫无目的地走在街上,观察不断变化的风景。但也有一些时刻,大多是在早上,我坐在房间的三角形阳台上,梦想着下面城市里所有人的生活,想象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在某个时刻,当我在阳台上读书或写作时,我意识到这座城市也在观察并想象着我。

福阿特:我也很喜欢在苏州河边散步,非常放松和有趣。我特别喜欢天安千树附近的这一段路程,还有淮海路是我喜欢的地方之一,在这条街上,经常会有

非常热闹的景象,和富有同情心的事情发生。那里有一家我不知道名字的小书店,我喜欢摸摸中文书的封面,翻翻书页,感受不同文字的质地,尽管我一个字也不懂。我们还参加了作家书店的活动,在那里遇到中国读者真是太好了。

记者:从作家的角度来看,这座城市或这里的人有没有哪个瞬间或细节让你特别印象深刻?

福阿特:有一天早上,大约六点半,我看到一位老人在苏州河边通过跳舞迎接清晨。那个时刻让我特别感动,他真是太棒了。我们对视了一会儿,就那么几秒钟,但我感到我们都很乐意在这个美丽的世界中分享这一刻。上海的居民对运动、舞蹈和自然的关系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不过我也想分享另一个确实令人难忘的瞬间,在这样的大型城市里,有许多电瓶车,尤其是送外卖的人会开得特别快,我甚至看到过一场由此引发的车祸。我知道这是他们特别紧迫的工作氛围造就的,但在某种意义上,迫使他们这样行色匆匆的消费主义态度也许才是值得深思和批判的。

佐尔尼萨:当我第一次看到并走进一个弄堂,去寻找附近的瑜伽工作室时,弄堂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我在《上海女人》一书中读到了关于弄堂的内容,这证实了我对这些微观社会的观察,每一条弄堂都有自己独特的精神和氛围。书中还有一个细节也让我惊叹——在书里有这样一幕:上海女人清洗她们用来固定植物土壤的白色鹅卵石。我无法停止思考这些女人、干净的植物以及她们的高尚追求。这肯定是一个我将来会在某个故事中用到的细节。

埃米利奥:漫步在上海街头时,我们会遇到一座俄国诗人亚历山大·普希金的雕像,它于1937年建成,1944年在抗日战争期间被毁,1947年重建,1960年代再次被毁,1987年随着改革开放的到来,这座雕塑第三次落成。整个20世纪和上海20世纪人民的历史,都凝聚和浓缩在汾阳路和岳阳路交叉口的这座关于一位诗人的石雕中。同时,作为外国人,我在上海感受大家对我们的热烈的欢迎,也收获了许多善意。另外要说的是,中国和巴西之间有着特殊的友谊关系,我希望中巴友谊长存。

阮刻银微:我经常去那些面积不到10平方米的咖啡馆或酒吧。店铺前面有美丽的窗户,可以俯瞰或连接街道,或者在人行道上放了几把椅子。有时我在想,在西贡是否有可能重新创造这样的空间?答案是否定的。因为我在上海所享受的不仅仅是那10平方米:天气、声音、光线、人的精神和生活的节奏。要拥有这样的时刻,你必须在这座城市里花更多的时间。与其他作家不同,我曾在这里花了相当长的时间攻读复旦大学的文学硕士学位。此外,我从小就对中国文化感兴趣。所以正如我说的,从城市中的一家咖啡馆的窗户望出去时,我看到的远不止这些。

流动与发展中的城市,如何成为作家的写作养分?

记者:在你的写作中,城市的形象重要吗?它对你意味着什么?

绵矢莉莎:对我的写作来说,城市也很重要。我最近就写了一本关于北京的书。除此以外我曾经也写过一部以我的家乡京都为背景的小说。对我而言,城市对生活在其中的人们有着巨大影响,它见证了无数胜者的荣耀与败者的落寞。每座城市都有自己的独特个性。

福阿特:城市在我的写作中向来很重要。在土耳其,我主要被认为是能够书写“场景”的作家。我的一部被翻译成多种语言的小说《伊斯坦布尔大巴扎》中,城市和大巴扎就是主角。在我的另一部小说中,詹姆斯·乔伊斯厌倦了躺在墓地里,于是在2013年醒来,来到了伊斯坦布尔——我在作品中探寻了伊斯坦布尔给乔伊斯留下的印象。如果乔伊斯生活在我们的当代生活,生活在我的家乡伊斯坦布尔,他会有什么感受?街道、城市 and 诸如此类的事物大多会影响我们的行为,当我的主人公选择走人行道阳光充足的一侧时,便与阴暗的一侧形成了对比,这种对比是有意义的。如果他(她)住在这个或那个街区,则会影响故事的走向。

彼得:地点常常是我故事的起点。我试图去感知城市向我讲述的故事。

佐尔尼萨:城市不断变化的面貌和可能发生各种故事,对我来说很有趣。但废弃的城市则更为吸引我。不过,我想我更喜欢大自然,因为它比人类文明要遥远得多。也许有些人会和我一样,对遥远的地方和事物比对近处的东西更感兴趣。另一方面我更喜爱大自然,是因为通常任何城市对我来说都代表着混乱。

阮刻银微:我的文学作品大多以大都市为背景,所以城市对我的小说来说自然很重要。甚至当我笔下的人物在乡村时,大都市的形象也总在作品中形成一种平衡,让我们知道人物的灵魂在何处前行或迷失。

对我来说,城市的故事就是时代的故事。在我的小说《万色虚无》中,有这样一句话:“时代精神既存在于人类的存在中,也存在于人类的缺席中。换句话说,人们留下了对自己的观察。”这个“人们”,也包括我在内。

记者:你成长的地方和你现在居住的地方是同一个地方吗?这种稳定或迁徙是否影响了你的写作?

艾米:几年前,我在英国生活了14年后回到了芬兰的家乡。(下转第5版)